

陽界

چارۋاڭ دۇنياسى

夏木斯·胡玛尔 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包拉提·扎尔汗拜 译

作家出版社

陽界



夏木斯·胡玛尔 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包拉提·扎尔汗拜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界/夏木斯·胡玛尔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包拉提·扎尔汗拜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063 - 6276 - 4

I. ①阳… II. ①夏…②哈…③包…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8497 号

阳 界

作 者: 夏木斯·胡玛尔

译 者: 哈依夏·塔巴热克 包拉提·扎尔汗拜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35 千

印张: 17.5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76 - 4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死里逃生	/ 1
爱情之歌	/ 54
逃出监狱	/ 82
阿勒泰之路	/ 115
北塔山之行	/ 149
博格达之行	/ 185
暴风之夜	/ 217
荒漠之井	/ 229
爱情的黎明	/ 251

死里逃生



一望无垠，与地平线相连的原野被铺天盖地，窒息着大地的洪水渐渐吞没，洪水直抵笼罩着云雾，连绵起伏的群山脚下。洪水吞噬着从山顶延伸下来的一座座小山冈，现在又注满了一条条深谷，继而冲向了丘陵地带。瞬间吞噬了大地的洪水使人们魂不守舍熙熙攘攘地逃向山顶，牲畜四处乱窜，别克拜也夹杂在其中惊慌失措地奔跑着。他在人群中跌跌撞撞地拼命地向前爬去，手里好像还攥着装着书的书包。他的身边好像没有什么亲人，惊恐地向身后望去，洪水已经将山沟里的毡房和土坯房吞噬了，别说是牲畜，就连飞禽也成群结队地惊恐地向山顶逃离。为了保全性命，别克拜也踉踉跄跄地攀爬着。被洪水吞噬的深谷顷刻间变成了浑浊的海洋。洪水的水位越来越高，势头越来越狂暴，漫过了平原，现在又迅速地向山腰一带蔓延，人们和畜群拼命逃向山顶。不论是谁，只要在半途摔倒，马上就会被洪水卷去。大汗淋漓地爬向山顶的别克拜转过头去扫了一眼，只见有些人在水里挣扎着尖叫，忽而浮出水面，忽而沉入水中。有些人在水面上挥动着双手，然后马上又被洪水吞没。还有些人由于紧张不小心摔倒在地上，恐慌地尖叫着立即滑进了洪水之中。他看着这些清晰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一时觉得魂不附体。他越是恐惧，双腿就越发酥软，浑身无力，一阵阵窒息。他吃力地



迈着脚步，艰难地跨过起伏不平的山地，耳边不时地传来骆驼的狂叫声和狗凄惨的哀号。他很想喊叫一声出来，可是根本喊不出来。他使出浑身力气向前方一块低矮的岩石爬去，并且费了很大的气力爬上了这块岩石。当他惊慌失措地向下面看去的时候，只见洪水已经冲到了这块岩石的底部。这时，别克拜心里一紧：我死定了！就在这个关头，别克拜的哥哥喊了一声：“别克拜！”别克拜用尽全力喊了声：“哥哥！”可是声音显得非常微弱，他的喘息越来越急促。他心想着：“这下我要被洪水淹没了。”他打着寒战，抓住了岩石的一角，并再次拼命地喊道：“别力克波里哥哥！”别克拜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发现自己的手压在胸口上，痛苦不堪，刚才的那场噩梦使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在床上休息了好一阵子，浑身才有了一点力气。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才艰难地抬起了头，刚才的那场噩梦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这使他再次沮丧起来，顿时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他自言自语道：“我会躺在这里死去的，阿吾勒怎么不来个人啊？真不知道别力克波里哥哥在哪里。”他用瘦骨嶙峋的手往上拉了拉被子，用深陷的眼睛看着窗外，今天留在窗户上的霜花与昨天的不同，显得有点朦胧。以前窗外的太阳会首先映入他的眼帘，玻璃上的霜花宛若一只大蝴蝶，今天却变成了驮着重物的骆驼。他用手摸了摸枕头下边，摸到了经常蓄积着少量食物的白布袋。他将右手塞进白布袋子里，掏了掏布袋的角落，才将落入手中的一点馕渣儿放进嘴里。食物虽然少了点，但是他尝到了馕的味道，嘴里有了点口水，他甚至舍不得咽下嚼在嘴里的馕渣儿，坐了好一阵子。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再也没有可嚼的东西了。”他想凭借这点食物的营养，出去找点吃的东西。他的同学巴依哈孜躺在宿舍的西头，没有一点动静。别克拜开始感到害怕了，他便喊了两声：“巴依哈孜！喂，巴依哈孜！”可是巴依哈孜没有动弹。别克拜滑下了床，来到巴依哈孜的床前，又不敢掀开他的被子，站了好一会儿，才用颤抖的手拽开了盖在他脸上的毛毯。起初，巴依哈孜像含笑入睡的人一样，当别克拜的眼睛转向巴依哈孜露出的牙齿时，

心里便“咯噔”一下，只见半圆形药片粘在他的右嘴角。别克拜这才明白死神正张着血口大嘴向自己逼来了。

这是一九三三年的元月，刚满十三岁的别克拜就在这一年与各地来的许多同学一同进入了县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天气越来越冷，食堂的饭食也是越来越紧。这所建立在荒僻小镇的学校起初很热闹，慢慢地，这儿的哈萨克人越来越少了，学校四个月前的富足生活也从眼前消失了。直到过了仲冬，虽然时饿时饱，反正还没有听说过学生被饿死的消息。虽然如此，这两个月以来，出现了多数学生有时有食物，有时挨饿的现象，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学生们在二月底连续有五天没有吃到食物了。别克拜掏那个布袋也已经有五天了，现在连饕渣儿都掏不出来了。他拿出勇气摸了摸巴依哈孜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一个月前，别克拜听说同宿舍的两位成年学生逃学，却冻死在了荒郊野外。别克拜沿着床边好不容易才走到门口，他抓住铁把手用力推了推，门没有被打开，尽管这扇门没有上锁，但是别克拜没有开门的力气。他想：“我会死去，不管怎样，我要走到外面去死。”便将身体的重量压向这扇门，用尽全力推门。这扇大而厚实的门因为给冻着了，所以根本没将别克拜的力气当一回事儿。别克拜转向身后看了看自己的床位，他甚至没有回到床铺的气力了。这时，筋疲力尽的他“咚”的一声摔倒在了门槛边上。就在这时，刚才被别克拜折腾了半天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这是这扇门今天第一次被打开，别克拜认出来进来的是他的小哥哥别力克波里。别克拜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别力克波里！”

可别力克波里竟然没有认出别克拜，愣在了那里，他觉得躺在地下的人宛若一副骷髅。

“哥哥，我是别克拜。”别力克波里好不容易才听出这是弟弟的声音，赶紧用力抱起了弟弟，把他放在了床上，说：“哎呀，你都要死了呀！”他用宽大的手掌摸了摸别克拜蓬乱的头发。看到弟弟黯淡的眼神，

听到他沙哑可怜的呻吟声，平日里显得冷漠的别力克波里好像有点心软了，他从口袋里拿出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块酸酸奶疙瘩放在别克拜的嘴里，说道：“别嚼，含着吃，能在嘴里留点味道就行了。”说完他便迅速给别克拜穿上暖和的衣服，背起别克拜走出了门外，沿着学生宿舍来到了大门口。一位眼睛深陷，只剩下皮包骨头的皮肤黝黑的老人正守着大门。他从低矮的，有四块玻璃的窗户里伸出手抓住被别力克波里背着的别克拜的手，眼巴巴地说道：

“孩子，你躲过了一劫呀！”别力克波里从口袋里拿出拳头大的小包裹，递了过去放在了老人的手中。别克拜心想：“这个老头够幸运的。”

别力克波里背着别克拜穿过了弯弯曲曲的街道，来到了城镇。我们虽然称这里为城镇，其实是徒有虚名的，因为这个城镇与阿吾勒没有什么区别。冬季天短，一会儿就到中午了。他背着别克拜沿着城镇边缘向东延伸的山崖底下走进了一间盖了顶的破旧羊圈。这个羊圈里既没有人，也没有牲畜。别力克波里放下别克拜，让他坐在干粪堆上，搬开一个角落的大石头，拽出了石头底下的皮囊，皮囊里装的是家乡的风味。别克拜高兴得浑身蠕动着，他像春天里求食的雏鸟一样，无力抬起双手，只是呻吟着向哥哥张开了嘴巴。他的哥哥先从铁水壶里给别克拜喂了点凉茶，然后又让他吮了一口羊油，就这样让他慢慢舔着吃，没有让他吃得过饱。

“你坐在这儿别动，我的坐骑放在远处，需要取回，天黑之前我会回来。”别力克波里说道。

“好的，你早点儿回来呀。”别克拜点着头说道。

别力克波里动作非常敏捷，像猎人一样将皮裤的裤腿绑得紧紧的，很快走出了羊圈，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个羊圈里，别克拜从下午一直等到了冬季漫长的黑夜。可能是进了点食物有了一点体力的原因吧，起初，他心里充满了一种无法言语的希望之光，特别地开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羊圈渐渐被黑暗笼

罩，身体开始发冷，周围被恐惧笼罩着，他又忧郁起来了。因为别力克波里救自己躲过了劫难，所以别克拜一时忘记了早晨面临死亡的恐惧。当周围被黑暗笼罩，从羊圈敞开的门外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早晨那种死亡的恐惧好像与消失的光明一样，又迫近了自己。对人类而言，死亡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死亡。他想起了祖父常在祈祷词的后面加上的一句：“啊！真主，如果我有什罪孽请您宽恕吧，即便要带我离去，也请您让我死得干脆。”他很清楚如果哥哥别力克波里没有突然来到宿舍，那么自己就会像同学巴依哈孜一样在那间空荡荡的宿舍里痛苦地死去。别克拜直到自己走到门口倒了下去，然后无法走到床前那会儿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去。他想：“饿死大概是最差劲的死亡吧。”他便使出浑身的力气坐了起来。“不，可能刚刚出生，纯洁无瑕的婴儿也会饿死吧。这可是无辜而纯洁的死亡呀，怎么能说是最差劲的死亡？那些罪孽深重的恶棍的死亡才是最差劲的死亡。”他嘟哝道。黑色笼罩着周围，羊圈里漆黑一片，像坟墓一样看不到一丝光亮。别克拜没有死去，也没有躺在坟墓里，可是去年哥哥别热克哈孜的岳父去世时，他曾经跟随父亲去送葬。当时，他目不转睛地看了一眼那个深深的坟墓。人们掩埋了死者，堆起了坟头之后，他跟随人们一起回了家。他想：坟墓可能就是那样漆黑的洞穴吧。其实，别克拜的想法只不过是幼稚的幻觉罢了。人死之后，即灵魂出窍之后，坟墓里是暗是明都一样啊。都说天堂在七层天空，能去那里的可能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吧，这样看来，人的灵魂不在坟墓里，可是听说罪孽深重的人会掉入七层地狱，也许地狱正像别克拜所坐的这个羊圈一样漆黑一片吧。别克拜向四周围看了看，什么都看不见。别克拜想起了去年牧羊人讲述的一个故事：正是人们从夏牧场搬迁到平原地带的时候，公家的人将阿吾勒里所有的牲畜都赶走了，牧羊人一时无事可做。喝午茶时，别克拜的奶奶生气地说道：

“他们连一头两岁乳牛都没有留下，我多次祈求哈泰，不想把两岁

花牛的牛犊交出去，便抓住了毛绳，可是哈泰一把推开了我，硬把牛犊抢走了。”

“哎呀，大妈，您别生气了，”牧羊人说道，“虽然这些恶棍现在给我们脸色看，但是当他们离世的时候，真主也会给他们脸色的，那个本该在坟墓里呻吟的人绝对会掉进地狱，受到大火烧燎，恐惧地尖叫……”

这会儿，这句话又回荡在了别克拜的耳际，他的眼前呈现出了地狱之火，某些人龇牙咧嘴痛苦万状，仿佛要死去一般。他又想：可能恶棍受火刑时就会这样被烧死吧。哈萨克人说：只要熬过七天，人连地狱也会习惯。这句话自然也有它的道理吧。人的灵魂只要不脱离肉体，就会承受所有的一切。只有那些诚惶诚恐，无法忍受痛苦的人才会对生命产生绝望，并将自己推向死亡。别克拜将两只手放进皮袄的袖子里，看着羊圈的门，无声地坐了一阵儿。昨天傍晚，巴依哈孜同学将毛毯裹在腰间，对自己所说的那番话又在回响在别克拜的耳际。当时，别克拜连说一句话的心情都没有，他当时并不喜欢巴依哈孜喋喋不休的话语，可是巴依哈孜仍然唠叨。

“喂，别凯！”^①他的声音沙哑而微弱，“你不是说你有很多哥哥吗？怎么不见他们中的一个过来呀？我呢，没有哥哥，弟弟们还小，送我的时候，母亲是哭着留下来的。”巴依哈孜说完这句话之后再没有吭声，他可能默默地哭了吧。别克拜嘟哝道：

“哎，真可惜，他无法忍受饥饿而服药自杀了。也有可能，巴依哈孜是将药片当成饭吃了之后才死去的吧。”对此，别克拜百思不解。各种可怕的念头不停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使他无法忍受，便从原来的座位上摸索着换了五六个地方。

随着夜幕降临，别克拜竟然迷瞪了一会儿。当他突然听到马蹄声

① 别凯：别克拜的爱称。

时，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别克拜听着马匹甩动马嚼子发出的声音，马蹬子的碰撞声，觉得非常悦耳，好像阿吾勒的亲人们搬迁回来一样兴高采烈，希望之光再次被点燃，之前的恐惧和各种可怕的念头早已从他的脑海中蒸发了。当别力克波里牵着坐骑走进羊圈时，别克拜甭提有多高兴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向哥哥走去。别力克波里拴好了坐骑，又给别克拜喂了点食物。毡袋里装的熟肉在冰天雪地也没有冻成冰块。吃过饭，别克拜身上有了点力气，他自己奔过去骑上了马背。他看着坐骑腿肚上蒸发出来的热气，明白了这两匹马是哥哥从很远的地方骑来的。

天色越来越黑，别力克波里与别克拜骑着马走到天亮，又马不停蹄地一直走到了太阳落山。别克拜看见哥俩走的是荒无人迹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便想：我们这是在逃跑啊。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便问道：

“别力克波里哥哥，我们为什么不走大路呢？”

“我们不能走大路。”别力克波里用一种神秘的眼神看了一眼别克拜，没有继续解释，可能也不想做任何解释吧。

在半路上吃过一两次干粮的两个路人直到傍晚时来到了阿吾勒。他们家坐落在阿吾勒东边偏僻的地方。别克拜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这时非常想念父母和哥哥，便跑进了家门。他看见别力克波里的妻子库丽森正在给外屋生火。

“呀，别凯回来了！”库丽森站起身，把别克拜领进了中间的大房子。年长的哥哥别热克哈孜躺在右边的地铺上。这是一座俄罗斯风格的房子，天花板地板都是木制的，可里面的地毯和家具好像被别人搬走了似的，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别克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带着哭腔问道：

“爸爸和妈妈在哪里？”他从心里感到这儿已经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别凯，别哭！”躺在地铺上的别热克哈孜坐了起来，说道，“我们把他们都送走了，可怜的父母走了，含辛茹苦积攒的牲畜全部被卷走了啊，他们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别克拜从心里明白哥哥说的这句话的

含义。一年前，他的历史老师曾经对学生们说：“阶级会被彻底消灭，富人们的财产将被统统没收。”别凯的耳边好像又响起了这句话。他再次巡视了一遍屋子，家里连一件像样的摆设都没有了。刚才走进家门时兴高采烈的心情烟消云散。他越看心情就越沮丧，好像自己站在一个空旷的荒郊野外似的，正堂上无用的物品撒了一地，看着大哥别热克哈孜像产妇一样在腰际围着毛毯的可怜模样，他估计哥哥生病了。别克拜简直不敢想象原先牛羊满圈、富足殷实的家庭在短短的半年之间竟然变得家徒四壁。二嫂库丽森在餐巾上摆上了两块黑馕，给他倒了一碗清茶。别克拜在路上曾经想着：回到家里，我要将这半年来所承受的饥饿毫不吝啬地补回来。现在别说是补回来，看来连性命都很难保住啊。别力克波里匆忙地喝了两碗清茶赶紧走出了家门。

“没有五六天，他回不来呀。”别热克哈孜目不转睛地看着别力克波里的身影。

到了第二天，别克拜才知道了阿吾勒的状况。整个家族的远亲近邻中已经有好多人都相继去世了，还有些人无缘无故地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阿吾勒东边低矮的丘陵地带原来有孩子们玩羊拐骨的一块草坪，现在这儿有一半都被坟墓所占据，那些都是饿死的人。别克拜起初回到家时还两腿发软，扶着地好不容易才能站起来，一个礼拜之后，身体恢复得不错了。他开始帮助库丽森嫂子干起家务活。

十天之后，别力克波里回来了一趟，他与家人打完招呼，喝了两碗清茶便又启程了。他给家人带来了可以作为好几天食物的一些肉，这家每天的生活好像又走上了正轨。他的嫂子挑来水烧茶，其间还会走门串户，向左邻右舍讨回来一些只够塞牙缝的食物。在这种时候，别克拜则会照看摇篮里的婴儿，为无法起床的哥哥清理大小便，度过漫长的一天。一个月以后，他才知道哥哥逃到山里去了。不知道那些食物是从哪儿弄来的，每当家里开始断顿的时候，他就会在夜里给他们带点肉回

来。他的大哥别热克哈孜虽然起不了床，但是他的胃口很好。有时候，他会自责：“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真主啊！”而且会一整天转过身去，不吃不喝。这个时候，库丽森和别克拜会一起劝他，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会抬起头坐起来吃点东西。

临近夏季时，真正的大麻烦来了。那几天，别力克波里好几天都没有回家，家里的食物都吃光了，他们三个人像等待母鸟的雏鸟一样眼巴巴地看着门口等待着别力克波里的到来。当别力克波里走进家门时，库丽森哭着站起来说道：

“真主啊，你怎么这么迟才来啊？你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两三天前我做了个噩梦。”说着便看了看锅里沸腾的开水。别克拜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别怕！”别力克波里坐在右边的木箱上，“我只受了一点苦，原来的藏身之处被别人发现了，我藏着掖着带了点食物回来，以后你们的日子就难挨了。如果冰雪融化，我们就不能待在附近了，应该去额尔齐斯河那一边的森林啊。”说着便将手中的光板皮囊放在了锅台边上。库丽森跑过来打开了皮囊，里面是一只小牛的大腿肉，皮囊底部还有一些面粉。

库丽森看到面粉时高兴地说：“这下孩子有吃的了。”

“所有的食物就这些了，如果我能找到坐骑赶回来，在额尔齐斯河解冻之前，我会带着你们迁徙到中国境内，你们先用这些食物过日子吧。”别力克波里说完也没顾得上喝一口开水，便像往常一样赶紧走出了家门，他的妻子库丽森和弟弟别克拜也跟了出去，他们两个在这个漆黑的夜里只听到了别力克波里坐骑的马蹄声。

他们靠着小牛的一块瘦腿肉和两把面粉好不容易维持了十五天，本来这些食物连坚持十天都不够，还是别热克哈孜想了个办法，他让库丽森在锅里放上一小片牛肉，在上面洒一点面粉，熬了又熬，再让大家喝下去。过了十五天之后，他们连塞牙缝的食物也没有了。一个婴儿、三个成人已经到了只能喝白开水的地步。俗话说：死不掉的人会遇到一条

死鱼。这一年来，库丽森将别克波里偶尔带来的肉吃剩下的骨头积攒起来，放进了木箱里。现在他们开始敲这些骨头的骨髓，作为塞牙缝的食物。别热克哈孜起不了床，库丽森摇摇晃晃地走门串户，有时候带回来一块黑糊糊的馕，有时候带来一把炒麦。最难熬的就是摇篮里的婴儿，虽然将近两岁了，但是还不会坐立，一天到晚都躺在摇篮里，家里也没有专门照料孩子的人。起初，别克拜听到孩子的哭声就会去晃一晃摇篮，还会将自己的食物分给孩子吃，因为这是大哥别热克哈孜的孩子。有时候，他们半天都不说一句话，默默地坐在家里，他们明白，对于饥饿的人说句话都显得很累。

库丽森将讨要回来的一点食物首先喂给孩子，剩下的给大哥别热克哈孜，再将剩下的一点与别克拜尝尝。有时候，根本不会剩下塞牙缝的食物。库丽森也越来越没力气了，她摇晃着身子走进家门，将拿在手中的一块杂粮馕放进骨头汤里泡软，向躺在摇篮里的婴儿走去了。

“够了！”别热克哈孜喊了一声，“库丽森啊，你为了这个孩子自己都快不行了，也就别管我了，你们这三个大人能够活命就行了。”

库丽森哭着坐了下来：

“嫂子在临终前，曾经两次对我说过：我就把心肝宝贝交给你了。”库丽森说着站起身来走向摇篮里的孩子。

“站住！”别热克哈孜大吼了一声。

“不行呀，大哥，孩子多可怜啊！”库丽森双手颤抖着迫不得已地站在了那里。

“你和别克拜先吃，如果有剩下的就给我，可是我没有任何用处，与其让我像具行尸走肉，还不如让我早一点闭上眼睛好。如果你们还有一口气，别克波里就会把你们带到国外去。”别热克哈孜说，他用瘦弱的手将盖在膝盖上的旧羊羔皮大衣的衣领抓在了手中。

“就这一次，让我把这点馕喂了吧！”库丽森央求着靠近了摇篮。

“回去！”别热克哈孜说道，声音相当生硬。那双深陷的眼睛，骷髅

般苍白的面孔看着更加可怕了，“这是什么世道呀?! 如果你们两个不活着，我们会断子绝孙啊! 我们家族的尊名大姓也会消失的，幼小的婴儿早晚是活不成的。”

别热克哈孜的声音起初很洪亮，后来却嘶哑了。

别热克哈孜没有让他们给孩子喂那一块馕，自己也没吃。看着哥哥不吃饭，婴儿还在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库丽森和别克拜连一口水都咽不下去。那一天，别克拜呻吟着熬到了天亮，摇篮里的孩子躺在别热克哈孜的后边，无力哭泣，只发出些微的呻吟。别克拜抬起头看了看孩子，只见哥哥别热克哈孜正注视着自己，他想对哥哥说些什么，不知是不愿意说还是有些迟疑了，总之他无缘无故地想哭，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穿上鞋子准备出去，婴儿可怜的呻吟声使别克拜坐立不安。这时，别热克哈孜看着别克拜命令道：

“你把那孩子连同摇篮一起放进里屋去吧。”房子的东边有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别克拜优柔寡断地看了看哥哥，双手颤抖着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嘟哝道：

“可怜! 真可怜!” 他的手伸不开，好像正在亲手杀死孩子似的感到非常痛苦。别热克哈孜看出弟弟犹豫不决的样子，便说道：“还站着干什么? 他的呻吟声让人不得安宁，赶紧放到里屋去!” 别克拜默默地走来，用颤抖的手提起了摇篮。当摇篮晃动的时候，也许是婴儿想吃东西了，所以他比先前哭得更厉害。这时候，别克拜更加心软了。于是，他缓了三次才把摇篮抬进了里屋。这时候，好像有一团火焰在他胸口里燃烧似的万分悲痛，他的手脚都发麻了。

“关上那个门!” 别热克哈孜又喊了一声。因为别克拜关上了里屋的门，所以听不到婴儿像斑鸠一般微弱的声音了。一般情况下谁都不会进这间空荡荡的里屋，所有人都在中间的屋里起居。他看到哥哥别热克哈孜靠着枕头仰卧着皱起了眉头。不知道他是在想什么事情还是在自言自语，反正他的嘴唇在蠕动着。也许，他暗自为迫不得已让婴儿饿肚子的



罪过祈求真主宽恕并忏悔吧。别热克哈孜又靠近枕头，抱着脑袋仰卧在那里。别克拜发现别热克哈孜紧闭着双眼。

“哥哥，您哪里不舒服吗？”别克拜问道。

“没有啊，”别热克哈孜闭着双眼说道，“你去帮一帮库丽森，找到吃的你们俩分着吃，如果别力克波里还活着会救走你们的。”

别热克哈孜说的这句话好像给了别克拜力量。于是，他想到外面去找吃的东西。但是，他像丢了什么东西的人一样东张西望，怯生生地看着别热克哈孜睡去，慢慢地走到了门口。别热克哈孜依然紧闭着双眼打盹。当然，如果某人问什么是人生，很明显，对此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同，我们也很难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思考一个人的命运时，人生确实是追逐理想并欺骗自己而度过的漫长时期。所以，理想给人一种永远都追赶不上的影子一般虚幻的感觉。

现在，别热克哈孜闭上双眼仰卧着。别克拜像丢了什么东西的人一样东张西望地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不想让别人感到恐惧，所以迈着缓慢的步伐走了出去。但是，阿吾勒里看不到走动的人。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会儿不像以前那样寒冷，积雪开始融化，天气也开始变暖和了。别克拜走到自家前面的荒凉土坡上。土坡上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一堆堆不完整的坟墓。从原野吹来了春天湿润的微风。“啊！真主啊！让我平安无事地活到夏天吧。”别克拜望着远处巍峨连绵的山麓祈求真主。然后，他又看了一下许多因为饥饿死亡的人们成堆的坟墓。甚至，有些近期出现的坟墓上的土都没有堆好。他想起了某个人说过的这样一句话：饿死的人不会有墓地。他在想：原来说没有墓地是这样啊，以后谁会知道到底是谁的墓地呢？他们把巴依哈孜怎么样了？如果谁都不进宿舍，他的尸体就会腐烂吧，然后人们会把他丢弃到山沟里去吧。别克拜居然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怕，感到一阵恐惧。“真主啊，别让我们死，如果到了夏天，我们挖着草根吃也不会死的。”他这样想道，然后，他慢慢地走到了阿吾勒边界。

二

别克拜眼前浮现出仰卧在摇篮里的婴儿颤抖的嘴唇。别克拜自言自语地说：“哎，婴儿会饿死的。”他好像又听到了从摇篮里传出来的微弱的声音。他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从阿吾勒窄小的房屋里偶尔走出一个人，然后又不见人影了。四处安宁静谧，日上三竿时，别克拜磨磨蹭蹭地走回了屋里。这时候，库丽森生着火正在热着剩余的骨头汤。而别热克哈孜把头靠在墙壁上转过头躺着。早晨，别克拜还觉得屋里冷清清的，而现在，不知是因为生火了还是因为锅里散发出来的骨头汤的味道，反正屋里有点温暖。别克拜就像小偷一样迈着猫步走进了里屋，也许婴儿听到了脚步声，传出来了婴儿的呻吟声。这时候，别克拜更加心疼婴儿，虽然他害怕哥哥，但还是大胆地让库丽森盛了半勺骨头汤走向里屋。

“站住！”别热克哈孜拿起了放在旁边的拐杖说，“坐到你的位置上，你自己喝！”

“哥哥，他太可怜了，他还在哭，他也是人啊！”别克拜没有说完要说的话就哭了起来。如果别克拜再向婴儿那走去，那么拐杖必定会打到他的头上。

“这不是我们的罪过，是混账衙门的罪过。”气冲冲的别热克哈孜用拐杖戳了一下发呆的别克拜，让他迫不得已地坐了下来。他说：“你知道什么叫罪过吗？以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衙门不让人们吃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粮食，而让他们饿死的事情。如果能参加战争，流血牺牲就不遗憾了。但是，饿死的说法多不好啊……”别热克哈孜最后痛苦地说。别克拜不想听哥哥这些尖刻刻薄的话，于是，他转向库丽森，让她再盛了一点骨头汤自己喝了下去。

别克拜非常了解别热克哈孜的脾气，只要生气他就会不顾一切的，